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叅輯·拾捌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參輯・拾捌冊目錄

水經注四十卷首一卷附錄二卷〔清〕王先謙合校

一

月令精鈔二卷〔清〕鄭泰 吳振輯

六三九

廓爾喀案不分卷〔清〕英善等撰

六八一

〔清〕王先謙合校

水經注四十卷首
一卷附錄二卷

清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刻本

合校水經

光緒壬辰冬
吳興賢講舍

御製熱河考

考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路曩或以熱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考夫濡水即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百里乃歷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凰嶺熱河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於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於察汗陀羅海蒙古語察汗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羸流經固都爾呼達巴漢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行達巴漢者嶺也遂名固都爾呼河西南至於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

御製文

賽音郭勒河水蒙古謂好為賽音河為郭勒自霍爾霍克蒙古語謂熟食達巴漢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南與湯泉泉出山莊東北湯山合又西注之三源既匯又西南流沿山莊東北歷錘峰下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於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於灤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鄺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挺即今錘峰其曰三藏水即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為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

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序則不足據今考固都爾呼爲西源茅溝爲中源賽音郭勒爲東源西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合哉此其敘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爲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也又如以濡水爲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洮水亦名鴈邱水即今潮河爲濡又從而傳會之矣蓋徒尙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或以爲熱河既會濡而東入於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於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爲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及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蔥嶺

御製文

二

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潄爲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海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即元史誤譯爲火敦腦兒者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皇祖遣使窮河源得之於此御製文以訖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焉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乎近敕儒臣輯熱河志故考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考之

御製濼河濡水源考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說文出安東入遼棘者承郡之濡也廣輿記出易州窮獨山一名聖女水者易州之濡也音儒左傳出高陽者河間之濡也音而三水皆由天津入海此獨石口外之濡讀如難音與濼近其水自由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與濼內三濡迥不相涉又水經注着船而惟濼河之濡水出永豐縣濼山字亦音儒名亦適相同耳

之濡水源遠流長雄於其四鄰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方觀承考濡源委亦既繪其梗概條分縷析而爲之說矣然以漢文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鑿更甚蒙古語謂堆砌石以表祭處爲鄂博方觀承乃書作我較且引鄭氏及詩大雅之言謂爲軼祭行路神之義鑿而謬矣曾爲鄂博說以正其誤他如們緯克之爲們催達巴罕之爲大垣類此者不可枚舉難以一一爲之辨也因命嚮道大臣努三挈方觀承所遺同知黃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於是二千餘里之濼河曲折分合盡得其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道元歐陽修等並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爲四條考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較之濼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濡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御製文

三

濼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山爲興安正統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爲大山折而西北過上都城入於獨山陽山陰樹木茂密與安大嶺相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爲特出山陽爲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見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噶爾都思台之水自東注之又曲折西北流至茂罕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摩霍爾達巴罕一出伊克達巴罕一河河流始暢又出楚庫爾爾達巴罕各相距十餘里匯爲一河河流始暢又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先後來

注之八十里經察汗格爾俗名西涼亭烏蘭河屯至上都店入多倫諸爾界

又北流十餘里經淖海和碩折而東北二百五十餘里經博洛

河屯至庫爾圖巴爾噶遜河屯喀喇烏蘇自東注之又三十餘

里至上都河屯上都即元開平府濠水經其城南故名上都河察汗諾爾自北注之又

六十餘里經都什巴延珠爾克山至察汗鄂博東克伊細河自

東北來匯之河出興安山梁之陽南流伊克霍爾巴罕霍爾

一入於上都河河水倍暢折而東南流十八里至磴口額爾德尼布拉

克自西注之其水經多倫諾爾之北又十二里至大河口圖爾根伊札爾

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水亦出興安山梁之陽逶迤西南流錫刺

東南入之札拜自北入之又西南流摩霍爾伊札爾自

匯注於此又南流七里沙岱布拉克自西注之又折而西南流

二里霍洛圖布拉克自東注之又九里海拉蘇台河自西注之

又一里蒐集布拉克自東注之又南流一里渾齊布拉克亦自

東注之又十里察汗郭勒自西注之又十一里什巴爾台河自

東北注之其水出伊克空鄂洛鄂博西為木蘭圍場西界又折而西復折而南八里克

籌布拉克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雁北灘入四旗布爾噶蘇台

哈丹和碩河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半壁山又南經大廟灣折

而東復折而西南五十八里頭道河自西注之又二里羅密塔

子亦自西注之轉而東南流三十二里至木廠又折而東流二

十四里經韭菜梁又九十五里經小遼東至瓜地摩霍爾阿爾

善所出之湯泉自南注之又二十七里經西屯庫爾奇勒河俗

小澤自北來匯之其水出興安山梁之陽三支分引過托霍隆

達巴罕珠爾噶台海拉蘇台諸水折而東南會霍爾郭勒哈爾

渾諸水又噶拜卓索阿魯布拉克昂阿諸水復先後會之合為

御製文

四

於此一河注自此遂名灤河又二十七里至郭家屯折而南流四十

六里至大對山又折而東復折而南屈曲行八十餘里至興隆

莊入喀喇南流五十九里經五道河折而西南流四十九里至

張博灣興州河自西北來匯之其源出沙爾呼山西經土折而

東流七十餘里經喀喇河屯繞行宮東流伊遜河自北來匯之

其水發源圖場內南流經博洛河屯東南流此東南流三十四里至石門

與伊遜河合西南流屈折於此

入熱河又四十七里經鳳凰嶺固都爾呼河自東北來匯之

出固都爾呼達巴罕西南流與茅溝河合又與音郭勒河合

三源既匯沿遷暑山莊東北其水會茅溝後即與湯泉合至是

行宮內亦有溫泉流水至此益大折而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

西注之此與發源瑪尼圖達巴罕經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

北注之又三十三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里柳河

自西注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三十餘里至門子哨入遷

界黃花川自西注之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里豹河

自東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灤河灘又南流折而東復折

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一里入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

西十里經走馬哨又二十四里至灤河橋灤河自西注之又曲

折東南流七十餘里至白布店恆河自西北注之又折而東流

十餘里至煤峪口長河自東北注之又七十三里過平屋子清

河自東北注之此與黃花川折而南流二十餘里至峽口蛤螺

河自東注之又二十九里過遷安縣西經黃臺山又二十三里

折而東三里河自東注之其河與二又南流二十餘里經孤竹

城入盧龍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清龍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源

御製文

五

布克入桃林口復有一水自冷口來會河流至此勢益寬大又之經永平府城西過虎頭石入於磧
十一里繞雪峰寺又二十一里過武山西橫河自西注之又三里至偏涼汀州界又東南流五十六里過定流河入樂亭又三十六里至老河口灤河故道今酒及平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崖清河自西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及平又七里至石家坨灤自此分支名高密河常潮大折而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橋口入於海自雨時仍分流達海河源至此約二千餘里

鄴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按禦夷鎮爲北魏六鎮之一其建鎮之所雖不可考而魏太祖紀云築長城於長川之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概五原陰山分六鎮是禦夷居六鎮之東

御製文

六

自獨石口外至開平皆其故地以今所考上都河源方向覈之道元所言非盡無稽惟云二源雙川夾山西北流則未能實辨都爾本諾爾爲濡水正源而以夾山來會之二道河誤爲濡源雙引其云出山合成一川則即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其遺跡無可據惟以鎮北百四十里計之當在今烏蘭河屯之地其餘諸山水雖與今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北逕賀安山東屈而東北流似即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野西又逕沙野北則似指伊克們綽克至喀喇烏蘇一帶沙磧言之其云三泉雁次合爲一水注呂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細河合伊克霍爾昆等三源也云逆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木林山水則似今之海雷白水也云又東盤泉水自西北東南流

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拉克也又所云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鎮以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蓋即今大河口自此以下道元即闢入白檀要陽按其地距所云會武列水之熱河境尙七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至此其舛尙何待深辨乎至云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則爲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東至清陁無終爲今玉田林蘭陁蓋今喜峰口清陁即今冷口即此以證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即田疇引曹操還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概矣其自潘家口以內至入海處鄴注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約略可數而未至大舛蓋道元於諸水源委詢考纂詳故所言時有相合者惟未嘗親履其地且以漢言誌蒙古山水名目往

御製文

七

往傳訛傳會更不免謬以千里則泥古而不知覈實之過也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後陳組綬職方圖考顧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考獨石口外無所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努三云土人名其山爲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爲妄今巴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即指此而明統志乃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風馬牛不相及矣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濡源相近處無所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桓州曷里泚東川更名曰金蓮川又元史地理志云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

龍岡中統元年爲開平府五年加號上都卽今之上都河屯正
在灤水之北桓州尙在其西考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
八爾圖地多泥淖驛路至此相合地多異花有名金蓮花者似
荷而黃至察罕腦兒猶懷言白海也歷數驛始至桓州又王惲
中堂事記云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云云考其地皆與上都河
屯相近失八爾圖當爲什巴爾台蒙古語泥濘處也在上都西
少北察罕腦兒當爲察罕諾爾蒙古語白湖也在上都南少西
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罕諾爾之間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茫
茫金蓮川日映山色赭昔人建離宮今存但古瓦蓋金時於此
建景明宮爲避暑之所許安仁疏有金蓮千里之外語以距京
師道里計之亦相合又今什巴爾台少西北有和洛和山蓋卽

御製文

八

金史所謂曷里泚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非濡源
明甚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蘇伯修詩云清灤悠悠北斗北千折
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來金蓮滿川淨如拭蓋灤河先逕
金蓮後至上都伯琦詠灤河而兼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
修元史者直以爲灤出金蓮川中誤矣

御製開新河記

熱河之水有二其自東北來者爲固都爾呼河三源匯而爲一
卽水經注所謂武列水也繞山莊東北鍾峰下中關東溫泉爲
一源又山莊行
宮內亦有溫泉流出東南流入於灤其水雖大然尙有隄以障
之匯之遂有熱河之名復培塿故得循軌而有所歸倘卽盛漲不爲患其自西來
者爲廣仁嶺及獅子嶺諸山之水水本無源常時無涓涔迹雨

後則循山東赴至西紅橋轉而北又出東紅橋轉而南始緣南
山溝流入熱河而溝道紆狹久復淤墊故宣導不能速向以其
無大患亦遂易而忽之己卯夏大雨驟淫西南諸山水一時並
集平地漲丈餘經西紅橋趨突北山下石激波轉勢益洶悍自
北而南衝擊東紅橋奔湍盪越市廛廬舍當之者多隨波而圯
事聞發帑賑恤且量漂屋楹數給費繕復之及庚寅災仍如
之其賑恤繕復亦如之夫十年之間兩遭其害警於已事曷可
不籌度以善其後願無源之水不能以有形治惟順其勢而疏
之使下流暢達則其上自不復壅潰爲害防弭之道無過於此
蓋是水之致患徒以兩紅橋溝狹而不能容耳若舍此狹溝使
緣南山下新濬河寬而能容東赴熱河宜免搏擊之勢迺命內

御製文

九

大臣三和御前大臣努三等偕直隸提督王進泰熱河道明山
保由南山下寬開河道西自同知衙前東至旗營長六百九十
餘丈闊皆七丈深隨地形高下自三尺八寸至一丈二尺有差
其河身經流有直民居者令移構岸旁高地仍計屋授之值俾
各得安處工始於辛卯三月初至六月中告蒞通費內府金一
萬三千兩有奇新河既成是秋雨復大漲復盛而水皆循河安
行無遏無溢其效固已立觀矣熱河自

皇祖締構山莊以來迄今六十餘年四方之民環集輻輳駢坐
殷闐盛若都會朕敬繩

祖武歲奉

聖母駐此承

志頤和因以順時行蒐武從官衛士之扈行以逮新舊諸藩之執役者內外咸集以故熱河煙火之盛月益歲增則計所以保聚而安全之者誠爲切要而此新河之利尤大且遠也繼此之修濬惟勤毋使墮塞實莅斯土者之責可不慎諸惟茲廣仁嶺下爲每年躬返

安輿所必至爰卽疏河起處規隙地樸築數椽以備憩候其前實臨經涂因植碑爲亭記其原始以詔示無斁

御製命館臣編輯河源紀略諭

今年春閒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

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

御製文

十

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躍爲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眞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爲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二年

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卽指爲河源自彼回程覆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眞源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並

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爲河源也今既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因賦河源詩一篇敘述原委又因漢書河出崑崙之語考之於今崑崙當在同部中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黃非崑崙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濱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復加案語爲之決疑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崑崙之南折而東復繞崑崙之北諸語夫崑崙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誣且崑崙在同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爲青海之河源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崑都倫乃悟崑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卽

御製文

十一

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蓋蒙古以橫爲崑都倫卽同部所謂崑崙山者亦係橫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牽青海之崑都倫河爲同部之崑崙山耳既解其疑不可不詳誌因復著讀宋史河渠志一篇茲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錄一卷內稱漢使張騫道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蔥嶺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海卽鹽澤之水入地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證已有先得我心者案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所引亦同而說未詳盡張騫既至蒲昌海則或越過星宿海直至同部地方或回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必

有奏牘或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爲備詳始末僅以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證此作史者之略也然則武帝紀所云昆侖爲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阿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海爲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海見有泉百餘泓便指謂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有蒲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朕從前爲熱河考即言河源自蔥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潞爲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淖爾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海云云今覆閱史記漢書所紀河源爲之究極原委則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沒其探本討源之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證諸書允宜通行校閱

御製文

三

訂是正訛編輯河源紀略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譯對漢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詳晰校正無訛頒布刊刻並錄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特諭

御製河源按語河漢詩別載詩集

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而固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於是鄧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舛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爲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即星宿彼

時訛譌爲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真源然昆侖之語亦不爲無因蓋昆侖在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濱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

御製河源簡明語

御製文

三

予既爲河源詩並按語既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紀略有論茲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恐毫釐稍差義乃紊茲爲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爲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註則桑欽鄒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致於煩文且昆侖在同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淖爾爲河源之語鄂敦爲蒙古語漢語即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概矣溯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爲清水黃河挾之

以流始爲微淡後爲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爲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爲詩文及紀略之書獨敘其簡明崖略如此

御製天竺五印度考訛

佛經此欲界內以須彌山爲中須彌山四面有四大部洲居南面者爲閻浮提卽華言南瞻部洲者是此閻浮提內有三大國各所屬及弗相屬之小國弗與焉而閻浮提又以崑崙爲中居崑崙之東及東南東北者卽我中國爲一大國居崑崙之南及西南者爲天竺一大國卽今西藏所稱厄訥特珂克地居崑崙之西北及北者爲洪豁爾一大國而天竺一國分爲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卽梵經所稱印達爾印達爾者華言自在境界之謂也五印度皆厄

御製文

五

訥特珂克之地唐史宋史訛印度爲身毒或稱身篤而所載事蹟及入朝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華聲教所訖莫過於本朝而本朝百餘年中從未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庚辰年間烏特噶里畢拉奇碩拉汗曾遣婆羅門進表奉貢亦其東印度近我西藏之一小國耳非中天竺也若夫北印度實近我回部之葉爾羌故葉爾羌之西過蔥嶺卽拔達克山由拔達克山轉而南爲克什米爾又轉而西爲溫都斯坦又轉而南方爲厄訥特珂克其方向如此其道里亦莫得而詳焉溫都斯坦雖回地也而回人相傳彼地有佛遺蹟益知卽北印度交界或者昔爲天竺屬而後爲回部屬皆不可知溫都斯坦今唐古忒及回語皆稱爲痕都斯坦蓋亦譯者訛痕爲溫

而三語皆與印度音聲相近所謂天竺北印度近回部此亦一驗也要知痕與溫與印與身及度與毒與篤與都皆非天竺本語而又何必較是非於一字一句之間哉宋史載天竺僧施護行程有至識慧曩國之語識慧曩音聲亦與厄訥特珂克相近而通考所謂度雪山過伽濕彌勒國者雪山卽今蔥嶺而伽濕彌勒亦卽克什米爾之誤耳若夫元史稱元太祖見角端於印度疑亦卽今痕都斯坦之北印度與回部交界者耳非中印度也東印度既近西藏故天竺之事西藏時聞之據西藏僧謂天竺雖佛見身說法之地然今天竺實不興佛法而興異教此亦與梵帙佛受記五百年後佛法漸微而漸流行東至震旦迺復興之語相符合夫以今中國之力若唐宋之假道蔥嶺克什米

御製文

五

爾以達天竺中印度亦何難但旣非德致更以計求雖徠遠域何關實政故不爲也近得蒙古源流謂元太祖進兵至厄訥特珂克遇一角獸狀若跪叩者三元太祖曰是殆上天示予自此往幹齊爾圖瑣林道遠難極遂振旅云云幹齊爾圖瑣林者蒙古佛見身說法之中印度益可爲未至中印度之證而獸爲人言更可信元史之謬爲附會因考天竺五印度故並闢其踳謬如右

御製陽關考

陽關之名自漢唐以來咸所稱引而遺蹤湮廢道里莫徵比因西域並隸版章爰有纂輯圖志之役猷詢所及或據肅州新志載烏魯木齊西境有地名陽巴爾噶遜以爲陽關之舊者殊不知陽乃回語蓋謂新而巴爾噶遜則厄魯特語蓋謂城亦非謂

關也況烏魯木齊地在天山之北揆其方位懸隔奚啻謬以千里計耶按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後晉高居晦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考都鄉河卽今黨河龍勒縣卽沙州衛今爲敦煌縣地黨河在縣西境而陽關玉門關均在黨河之西陽關西而偏南故以陽名詳覈形勢正應在今黨河西南與紅山口相近又漢書西域傳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考漢時三十六國卽今回部回部東坑且安西府敦煌縣亦與漢書三十六國東扼陽關之文脗合至王維詩西出陽關云送元二使安西作也考唐之安西號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在伊州之西卽今關展也再徙高昌故地卽今土魯番之交河也三徙龜茲卽今庫車也前後三遷總在哈

御製文

六

密之西是安西實在陽關以外而陽關之屬在敦煌縣境尤爲昭哲無疑矣夫古今邊陲故蹟其考信之艱非貫弗諸書卽源流未備然徒眩惑於誌乘家之聚訟膠轕而不能確證之我疆我理如目營手畫者然又何以斥傳譌鑿空之誣而炳焉揭以正鵠哉書此宣付館臣俾綴於編且以示一隅之舉云

御製濟水考

濟爲四瀆之一禹貢導沅爲濟以至會洩入海不過八語而窮源至委昭垂千古爲不易之恆流向嘗賦四瀆詩雖加考證祇以漢志及水經注鄒道元李濂輩各持己見究之其身並未歷其地尊耳食而相齟齬蓋因濟流伏見原無定是以展轉紛歧無足怪者卽如禹貢所云入于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卽

伏于黃之底所謂入也溢爲滎則又見而出爲滎地志所謂卽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地志濟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東南曰沁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是爲濟水應鑄公臺西南入河復出河之南溢爲滎卽滎波之滎見豫州云云東出陶邱則今之曹州又至于荷則今之荷澤縣蔡沈所謂濟陰縣自有荷派也又東北會于汶汶自有源宋樂史所云清河卽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青以入于海者也樂史謂東平濟南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卽今之大清河又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是卽今濟水會汶爲大清河入海之證人但知大清河而不知濟豈誠無濟哉是則濟之源委實不出禹貢數語以解之者愈多而考之者愈紊乃致人但知大清河而反不知濟遂若靈瀆有不可復求者然蓋嘗論之禹貢所言乃本然之形勢

御製文

七

今則時代變遷伏見靡定亦理之所必有而以禹貢八語證之總不出敷土奠川之本來其紛然口舌之論偶藉以資多聞亦可卽付之不求甚解亦可

臣彭元瑞 紀昀 謹

奏乾隆四十九年二月 日由

行在內閣本報

發下

御製濟水考一篇奉

諭旨此文係在途中就所見率成者其令彭元瑞紀昀閱看覈對各說經家以及輿地家所言是否不甚徑庭詳考覆奏欽此臣等伏讀驚歎心悅誠服竊以自古說經家輿地家言濟

水者其殊趣有三以濟爲截河南溢者妄僂數三伏三見者泥不知大清河爲濟水者昧紛糾轆轤歧中有歧我

皇上原本禹貢證以

變輅所親見發爲

大文於諸家之說無不苞孕卽無不

折衷以至神至奇之識析至平至易之理氣盛辭達地負海涵

與天地經流相稱乃於

行殿從容之際不俟安排不假傳會而成之萬斛泉原隨地可

出皆由

典學高深

精神強固偶一發抒遂爲自有文字來所未有臣等熟讀百遍

御製文

服膺懽忭其儒先眾說有可與

聖製相發明者謹摘鈔加按容謹書卷呈

覽伏候

訓示謹

奏

御卽如禹貢所云入于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卽伏于黃之底所謂入也

孔安國書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 謹按此言河濟並流之始後儒多斥其說宋林之奇尙書解濟之流旣與河合行十餘里混而爲一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爲滎至于陶邱北諸儒疑焉唐孔氏

則以爲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蘇氏則以爲以味

別也此二說者未爲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

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皆已化而爲濁矣旣合

流十數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滎乎古之人蓋有知

水味者矣如曰淄澠之合易身知之惟知其合之味而已

淄水之味如此澠水之味如此淄澠合則其味也又如此

苟使淄澠旣合而爲一器使之就此器之中別其半以爲

淄別其半以爲澠則雖易身亦有所不能以是知此二說

其失一也故鄭漁仲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

間豈有山過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 謹按孔穎達正

義蘇軾書傳皆主孔安國並流之說而謂辨其清濁別其

御製文

味林之奇駁之最爲得理

宋傅寅滎澤辨濟旣入河其河相亂而其溢爲滎也禹安

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計

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編脫誤林

少穎則以爲禹分般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

旣多而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

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爲勝河自積石以來所受水

爲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又有伊洛等水會之其盈

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東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

之滿盈則其流寬徐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沈水自北而來

勢銳而流捷衝河衝渡固當時所有之事也然其入河而

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概則濟耳 謹按傳寅蓋主程大昌之說未知水勢胡渭云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 見禹貢 渭之言雖非專闢寅而水勢之自然寅說不攻而自破且如寅說會河之水既多則河勢益強河益強則濟益弱而謂濟勢銳流捷能衝河衡渡有是理乎

元王天與尚書纂傳按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

御製文

三

其自中而滿故不如荷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于榮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爾雅猶有濟南曰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兗者非沈濟自來之濟則累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兗疆域三也 謹按天與書出於蔡沈集傳後故兼闡程大昌而獨主蔡說

元吳澄書纂言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為榮澤再出于陶邱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 謹按澄說解溢字最確正與漢書地理志所云濟水

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榮陽北地中相合蓋溢即軼自中而滿即軼出地中也胡渭亦云泰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渟而不流人識其為潛行地下耳榮澤則異于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為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

胡渭禹貢錐指詩大雅臂沸檻泉維其深矣傳云檻泉正出涌出也李巡注爾雅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春秋公羊傳昭公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潰泉潰泉者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此皆水之溢出地中而無上流來處者阿井趵突其類也又有一切證爾雅漢大出尾下注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潰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

御製文

三

漢馮翊郃陽縣復有漢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漢之原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為陂種稻呼其本出處為漢魁此是也尾猶底也愚按三漢地下潛通隨實涌出正與濟水相似 謹按胡渭確主軼出地中之說其引證汾陰馮翊三漢潛通涌出理更昭哲

合

元陳樸書集傳纂疏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經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以此驗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地而出為榮程泰之謂溢為榮非濟溢辦之者以河濁榮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河遂為枯濱濟之貫河其述昭然泰之之非不辨而明亦

千古一大快哉 謹按自孔傳以後截流伏地其說糾紛者蓋以河水屢遷侵奪壅遏累代不定益滋岐說方回陳櫟在元時河徙而南之後遂得確指其迹今河之與濟相距愈遠截然不混濟不必與河並流而軌更彰明較著矣溢爲滎則又見而出爲滎地志所謂卽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

明鄭曉曰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於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爲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邱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謹按此確指濟水伏見之數與其地者

顧祖禹方輿紀要三伏三見之說出於近代自孔鄭諸家

御製文

三

以迄於宋世諸儒未有主此說者蓋發源之處或有伏見之分入河而後未嘗伏而復出也 謹按祖禹不主三伏三見之說然又以爲發源或有則仍未能以爲非也特不泥其定處與定數耳

蔡沈書傳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動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今齊人皆謂富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

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疾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謹按沈主伏見之說而不實指三伏三見其所指趵突泉阿井至今不易蓋故時濟水所經之道隨地皆泉卽隨地皆濟益足爲無定

御製文

三

數無定處之證

胡渭禹貢錐指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於近世之俗學殊不可信渭接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有所自來泰澤一伏東阿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伏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自近世但以入河爲伏義有未安耳沈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爲曾鞏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中至歷城西復出爲趵突旁溢十數泉蔡沈引以證濟之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

河南密邇滎澤尤爲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卽便涌出故一見於滎澤再見於陶邱不必以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並泰澤東邱數之爲三伏三見也謹按胡渭所指三伏三見復與鄭曉之說不同差有據然終歸於無定處定數劇爲通論

御製宋樂史所云清河卽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青以入于海者也

杜佑通典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此水枯涸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敘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此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爲名者皆命名不審謹按自佑有此說後世遂謂濟之一瀆不可復

御製文

三

考程大昌所以有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之作也

宋黃度尙書說杜佑通典力詆桑欽以爲濟瀆已斷濟水與禹貢不同爲謬何如曰非也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皆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佑言爲過謹按黃度直闢

杜佑之說以上追禹貢之舊洵爲有識

宋程大昌禹貢論按李賢注釋范史曰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於海則唐語也樂史寰宇記曰入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則本朝語也嘗考之古史兵師糧餉所經及詢之今日曾行其地者二子之言皆信然則滎澤雖流塞其源固未嘗竭佑何以概言

無有也以理推之自滎至海地互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脈豈以一濟溢而有豈以滎塞而無第其受河而流委闔長可以該他水而達於海故得爲四瀆之一滎雖塞矣數州之水循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禹嘗名之以濟而後世肯不以濟目之乎

樂史曰荷汾合流故因濟舊名非本濟水其說蓋出於佑而佑不能以其所及槩其所不及也樂史雖能本佑語以爲言而亦不能究詳使後人有考也克豫之境凡水自南濟北濟以行者皆循濟故不獨荷汶顧荷汶特其大而可數者爾今世所稱南北清河者皆古濟流派而荷汶則其要會也陶邱以東適與荷會而遂分派會泗水以注于淮

御製文

三

者濟之注河而分者也東北兼汶與之同入于海者濟之正派也此二者比濁河皆清故後世以南北清河目之今南北清河皆在而荷汶故流水當竭滅又濟率並河行凡對濟而決或枝流入之則河水皆爲濟水雖受河之口不專在滎要之派流古今常通則鄭桑所書悉皆實錄佑因後漢一時滎口塞絕併與下流沒之以爲無有雖其所考荷汶最爲精要亦並沒而不言豈其得實哉夫桑氏之失旣引他水以亂其源杜氏之失又矯桑氏而絕其流二書者地理家所仗以爲指南也今而若此且並與禹貢無考矣謹按大昌主河濟並流之說未爲得理然此所指濟之分派正派以實南北清河爲濟之證則確不可易足以